

# 在倫敦看雲門「狂草」

姚若潔

「這真的是書法！」坐在黑暗的劇院，演出開始不到三分鐘，我心中如此狂喊。

這是雲門自一九九九年以來第四次到英國演出。這是我等待已久的新舞碼。多年不見新作，或許盼新與懷鄉之情稍微複雜地擾動看舞的客觀性，但眼前的景象卻遠遠超越任何預設的期待。

舞台極簡，舞者的動作格外分明。手、足、身軀，動作連接著動作，一開場便迅速破題。對比的是由天而降的白色長紙，抽象墨跡緩緩下垂。這是雲門。訓練嚴格的漂亮舞者與美麗的畫面構成。但有些東西非常不同——肢體的運轉，往往在朝著某方向行進間不期然折回，折回後又有轉折，轉折後又是流暢延伸；而節奏則在快速流動之際可以忽然極慢，在以為快要滯留之時，忽又毫無勉強地飛躍出去。這些移動明明如此獨特，卻又有說不出的熟悉——那不正是墨紙揮毫才有的肌肉動作，如今卻體現於整個身軀，整群舞者，整個舞台！

剎那間心頭湧上一股喜悅：原來毛筆書寫是如此獨特的一件事，而這獨特並非理所當然，是因為中國文字的造型加上書寫工具的性質，使得「人」在書寫時不得不產生了相對應的動作；而這動作又不只是機械性的身體運動而已，它受到文句意涵的牽引，才產生書寫當下的抑揚頓挫；文句意涵又更深一層地，受到書寫者的思想與長遠文化哲學的作用……過去我們或只著重於欣賞紙上墨跡的平面之美，而今，其背後層層複雜的深厚關係，竟一口氣變得透亮、清晰。

然而，看著舞台，我明白這同時又不是書法。

當這些行動與筆墨抽離開來，昇華為純粹的肢體動作，它們開始按著自己的邏輯成長，形成另一種新的語言。這語言的原鄉是舞蹈，你或許知道它與二十世紀現代舞、與太極與書法的淵源，但在觀舞時那些都變得不重要，因為這語言本身是如此自足圓熟。它不談慾望，不訴說悲喜，不講意識形態；它是身體力行的呼吸，是一種向內投射的專注。台上的舞者已經不能算是在「表演」；表演是有意地將某種形式向外投射，舞者們卻旁若無人，或發氣、或玩耍般地舞弄手腳。靜君獨舞的某個片刻，側光打在她面上，那雙眼垂閉的神情就像是靜坐中的佛像。四五張紙幕上映著擺動的人影，影子雖平面單純，你仍知道紙幕後的舞者以一貫的專注進行她們精細的動作，影子彷彿只是一個副產品，恰巧極美。我們雖然僅是以眼睛觀看舞者的肢體動作，呼吸卻已然受舞台上呼吸的牽引，不知不覺間，我們也和舞者同樣專注，忘了這裡是劇場，忘了還有觀眾的存在。

這不是書法。這是以純粹的存在，在時間之流裡寫出了種種空間中的美；而時間流逝後，完全沒有留下供人憑弔的字跡。

七十分鐘後，幕垂，觀眾如大夢初醒。前一刻還沒有一絲雜音，現在則掌聲歡動，叫好頻頻。台上舞者柔軟秩序地向觀眾回禮。冥思般的七十分鐘，以歡喜與滿足作結。

身置表演藝術活躍的倫敦，對我來說，去看雲門絕對不僅是享受一場精湛完美的演出，更重要的是隨著舞者專注呼吸，而能得到更深一層的體會。或許反思過去沒有察覺的事物；或許感動於誠實認真的精神，而重新自我期許。這種深刻而全方位的滿足感，其他舞蹈團體絕對難以媲美。

因為身在英國，或許有人要問：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，例如沒有任何書法經驗的人，對雲門也能有同樣的領會嗎？同行的英國友人有個觀察：相較起來，即使在古典鋼琴大師的音樂會上，觀眾之間仍難免為彼此製造干擾；但在「狂草」現場，觀眾是如此全神貫注，對舞台上的呼吸變化都十分敏感地一一反應。我想，可以肯定的是：雲門超越國界與文化帶給人們的感動，早已經融入觀眾的呼吸裡了。